

信息速递

“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国内作品验收完成

本报讯 11月2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国家画院承办的大型美术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国内作品验收评审在京拉开帷幕。该项目也是近年来继“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国内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美术创作工程。

自2014年正式启动以来,“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得到了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领导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通过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申报、社会招标、名家推荐、海内外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艺术家联络邀请等方式,组织了多次“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与国家的采风写生,其间经历了草图初选、汇看研讨等20余次,多次举办阶段性成果展览,积极推进工程的实施。从2017年底的草图终审,到2018年10月底创作完成,“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面貌逐渐清晰,并取得了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成绩。

此次验收评审的作品共203件,其中中国画作品110件,油画作品41件,版画作品22件,雕塑作品24件,公共艺术作品6件,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公共艺术等类别。詹建俊、邵大箴、广军、杜大恺、冯远、杨晓阳、范迪安、吴为山、徐里等来自全国各美术机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审慎严密的评审。(高素娜)

第三届“陆俨少奖”全国中国画展征稿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浙江画院、风雅颂文化传播集团共同推出的第三届“陆俨少奖”全国中国画展,开始面向全国范围征集优秀中国画作品。凡近3年来的新作、力作,有学术性,符合“陆俨少精神”的优秀中国画作品,尺寸为六尺整张(竖幅),作者年龄在65岁以下者均可送报,征集日期截至2019年1月30日。

陆俨少是当代杰出的中国画家

和卓越的中国画教育家,其艺术成就和学术地位高屋建瓴,与李可染并誉为“南陆北李”,堪称近代中国画的“一代宗师”。据浙江画院院长孙永介介绍,“陆俨少奖”以浙江画院和浙江陆俨少艺术研究会为学术指导,将由组委会聘请全国著名中国画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作品评审,评出金奖作品1件,银奖作品3件,铜奖作品6件,优秀奖作品30件。(美周)

上海中国画院推出“江宏作品观摩展”

本报讯 日前,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江宏作品观摩展”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江宏最近3年创作的60余件(组)山水画作品,尤其是其今年上半年在澳大利亚南部滨海城市墨尔本生活5个多月所创作的新作。

江宏1949年生于上海,曾任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现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江宏的山水画筑基于其理论素养,注重文脉传承,侧重对中国文人画传统的研究和汲取,墨彩焕发与骨法用笔共同构架了其理想中的山林诗意境。山水画还具有一定的程式化,就像诗词格律一样,掌握了一定的格律,按照其格律填词造句,

自然可以写出诗来。摸到山水画的思想与技法的程式,阅历有了,自然可得到真山水。”江宏说。

此次展览是继“李大成作品观摩展”“陆春涛作品观摩展”之后,上海中国画院推出的又一画师系列展。据上海中国画院方面表示,“六十年再出发”活动是该院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推出的系列活动,画师系列展就是这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院60年来,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们紧跟时代,服务人民,出作品,出人才,成就斐然。此次画师系列展,将陆续展出该院画师们各自艺术探索的成果,相互交流,促进创作。

(高素娜)

首届中国画大写意论坛回归传统笔墨精神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国画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8首届中国画大写意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中国画大写意的精神指向、文化内涵以及美学特征”“大写意在当代国画发展中的现状、困境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中国画大写意的机遇与使命”“石鲁、长安画派及中国现代画家

的大写意之路”“大写意中国画的教学、传承与创新”5个主题展开讨论。据陕西国画院院长范桦介绍,本次论坛的举办,旨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的大写意中国画作品,引导当代的中国画创作回归传统笔墨精神,增进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助推文化复兴。

(杜哲)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李焕民的藏地版画艺术

■ 陶怡霖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成都画院、北京画院共同主办的“雪域放歌——李焕民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通过李焕民创作的70余件版画、油画、素描、创作稿、写生稿等作品,系统地梳理了他一生的创作脉络,多面地展示了他的艺术人生。

李焕民是20世纪走向西部的画家群体中的一员,是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一面旗帜,他的艺术与西藏主题密不可分。李焕民选择西藏看似偶然,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入藏初期,他的作品侧重再现对藏民生存样态的关怀;“文革”后,其创作追求形式,弱化主题性;90年代起,他寻找着藏地的精神性表达,超时空的永恒性和纪念碑式的意味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在数十年的艺术追求中,他创造的艺术高峰为我们当下树立了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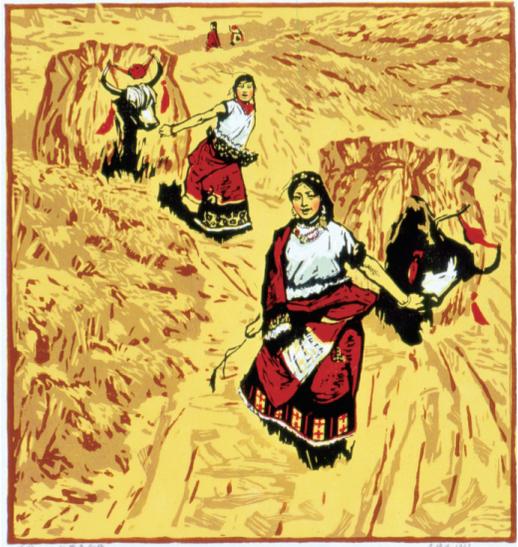
李焕民原名何国儒,1930年生于北平,1946年参加北师大开办的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团结中学生的进步组织“补习班”,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一年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何国儒更名为李焕民,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李焕民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干班”学习,其创作的抗美援朝宣传画《谁敢来侵犯我们,我们就叫他灭亡!》,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表。1951年,李焕民被派到重庆《新华日报》美术组工作,开启了他一生的西藏情缘。

1953年,年轻的李焕民第一次进入西藏,此行也让他看到了“从农奴制度的绝境中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从此,日喀则、江孜、亚东、当雄、唐古拉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政治主题是20世纪中期的艺术家无法回避的责任,李焕民在新中国时期的创作采用了真切动人的手法来表达对少数民族的持续关注,符合时代精神。至1976年,李焕民创作了《织花毯》《扬青稞》《藏族女孩》《攻读》《初踏黄金路》等作品。

其中,《织花毯》1953年问世即引起版画界注意。作品中,两个藏族女孩正在织花毯,油画的光影效果在画面中亦有呈现,刀法的创新使得花毯的表现层次丰富。表现美是这张作品的初衷,但其主体仍是一个带有古典主义美的汉族少女穿着藏族衣服的形象。

1957年,李焕民创作了《扬青稞》,该作品灵感源自速写中对细节的感悟,



初踏黄金路(版画) 54.2×49厘米 1962年至1965年 李焕民

并迅速概括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画面中相互的穿插关系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稳定的“山”字形构图与独特的仰视,呈现出一种神圣感。画家从写生感受中升华立意,再整合艺术语言,形成画面意境的表达。

李焕民在创作《藏族女孩》时,经历了典型形象的寻觅和刻画过程。他发现藏族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通过观察大量藏族儿童形象,提炼出艺术表达的核心——对眼睛、嘴唇等细节的表现,一个欲言又止、害羞好奇的矛盾跃然纸间。而他的《攻读》也是一件感人至深的作品,一方面在于其形象刻画,另一方面则在于其题材内容。形象细腻,刀法讲究,令物象的塑造更为精准,呈现出写实的形象和写意的画面效果。

1963年《初踏黄金路》的问世,奠定了李焕民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该作品以“砸碎千年铁锁链,一步跨千年”为主题,描绘了藏族女性牵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回家的场景。作品充斥着抑制不住的喜悦情绪,让观者似乎看到了藏族聚居区收割运粮的现场,看到了藏族人民的跨越式进步。选择藏族女性作为画面形象,是在李焕民艺术构思不断升华后的产物,其用意深刻。主观处理画面色调,金黄色的麦田与藏族女孩红色的衣袍形成色彩交响曲。构图体现了画家对作品

形式感的强调和画面构成的重视,作品透露出音乐性的表达,灿烂、斑斓,简洁却又满是内容。

此次展览中,《医》《新建藏族小学》是铜版画,其审美趣味与解放区木刻不同,无论构图、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光影处理等,都可见欧洲大师伦勃朗的影响。而《高原峡谷》则跳出具体事物的描写,思维开阔,其立意和构图所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有所改变,欧式意味明显减少。

“文革”结束后,李焕民仍“深耕”在藏地沃土,在艺术表现上也明显倾向于个体对生命存在和自然环境的体悟,弱化主题性意涵,从题材内容到构图充满了理性却又浪漫的气息。《在那遥远的地方》寄托了李焕民青年时期的想象。20世纪30年代,王洛宾创作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使得青藏成为众多青年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年少的李焕民为之入迷,由此对远方的西藏怀有深切之情结。该作品画面以单纯、细腻而美好的人物形象指代了画家心中“好姑娘”的向往。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式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李焕民艺术历程的每个转换都伴随着时代变迁。古稀之年,他依然行走于藏地沃土,找寻着人性的共识。新的视觉元素促使他开始思考艺术的终极问题。《高原之母》《守望》《吉

祥如意》《开犁》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品呈现出跨时空属性,具有纪念碑式的意味,是画家历史积淀的物化与升华。

2014年问世的《守望》是年迈的李焕民在艺术路上的最后一力作,画家希望以此寄托他对守护牧民朴实、浑厚、坚强本色的期许,亦流露出对未来更好的展望。画面的雕塑性彰显出人物的精神力量,其写意性亦有着牧歌式的抒情。与其说是藏族妇女守望赛马会,不如说是李焕民守望这片精神家园的过去与未来,守望着自己的艺术信仰。

对于藏族的宗教信仰,李焕民既是热情的融入者,又是冷静的旁观者。他从未创作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那些带有宗教意味的仪式被他视作藏地的底色而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李焕民在主题表现上倾向于刻画人的精神性,从个体到族群,再到整个人类精神命运的表达。

李焕民的藏族朋友为他起了一个藏族名字:贡嘎降措,意为“雪山大海”。他的艺术一如其名,在深中求变,在开掘中重寻,每个转换都在“摸高”与“深挖”。他放歌雪域高原,记录下藏地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不断找寻着一个民族不朽的精神源泉。(作者系北京画院理论部编务)



守望(版画) 148×95厘米 2014年 李焕民

走基层

行走在乡土的原野上

■ 李节平

2014年,我开始陆续到广东各地农村采风,进行“广东新农村专题”创作。该专题试图通过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新旧变化的挖掘,以及对当下乡土题材创作的思考与探索进行艺术实践。

乡土题材创作,实际上体现着传统价值体系与都市文化精神和公民思想的新的文化态度,也是折射我们自身心理和期望的表现形式。我们画农民,其实是在画我们自己。

广东农村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珠三角地区乡村城市化,农民亦农亦工亦商,已分不清城乡之别,并逐步辐射到粤西北地区。我在采风中首先走访了粤东北,再粤西南,重点是粤北地区。相对珠三角发达地区,那里的农村还有不少国家级贫困县,因而,更多保留了原生态的面貌和新旧变化中的景象,更接近当下农村的现状与生态。我用了一年半时间跑遍岭南大地,沐雨栉风两万余公里,走访采风近40个县、乡、镇的200余个村庄,写生200余幅作品。称心之地长住半月,可观之村速写记录。岭南大地,从表面看,各地农村已没有太明显的差异,都在发展改变,情况较差的是贫瘠山乡里的山村村落和藏在美丽乡村中的那些五保户,以及缺乏劳动力的贫困家庭。

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广东农村整体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下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成了农民的向往之地。农民们攒着钱、贷着款,村里的在镇上买

房,镇上的到县城买房,为了提高生活品质,也为子女能上更好的学校。如此,许多村子空了,田地荒了,成了荒芜而又美丽的村寨。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根。当下,许多农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不少在城市打拼积攒了一定资金和技能的有识青年、农民工返回家乡创业,有的已经做出了佳绩。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潮,农民和农民工是这一激流的主力军,为波澜壮阔的这段转型时期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往返于乡村小道,满眼都是可观可画的景致。拐个弯,可能看到农家正在杀猪宰羊、晒谷割草,或是一场乡村婚礼、寿筵庆生。多住几日,可能沉淀出一幅佳构。农民是朴实的,他们最看重真诚平等,交往深了,他们比城里人大方可信。当然,这几十年来,农民朋友在城里的许多经历使他们始终带着一双警惕防备的眼神,也多少学会了狡猾、表里不一的处事态度。我常常想,农民既向往现代化生活,又惧于现代化的某些严规苛则和人事冷漠,他们可以寸土不让,也可以倾情以待,这也许是农耕文明意识的,也许是文明进步中的一道道坎。不管怎样,农村和农民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改变着,这是时代的脉动。

农村乡野题材的创作,各时期中外艺术出了许多大家巨作,今天看来,仍然感人。因为作品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人文情怀,因而能够隽永不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创作,最多、最经典的是有关农村乡土的题



远方(油画) 150×100.5厘米 2017年 李节平

材,它始终是中国当代绘画的主流。辽阔乡土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高山大海,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芒,丰满着当代画坛。农民群体生活在社会底层,情感朴素、勤劳善良,也囿于小农意识,跟不上急速发展的时代进程。好在今天科技化、信息化社会推动着农村的发展,农民也在经受现代社会的洗礼,经历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生存与发展的困扰。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如何超越过往的绘画,如何在新的层面上回到生命的根本,从文化历史与现实中国乡村的变化去考量,这无疑是在当代乡土艺术创作的一个课题。

殷双喜在《远去的笑容——新中国美术中的农民表情》一文中写道:“对于当代中国的乡土写实绘画,我们的主要困惑不在画面的技术语言,而在于作品中呈现的画家对个体农民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的人本主义态度,以及对乡土地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一辈艺术家以自身经历所创作的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也不是改革开放后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同情或淡漠,更不是简单的叙事性民俗再现——这也是我进行“广东新农村专题”创作的切入点。倘若不能进入农民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不能关注当下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深层社会问题,创作就只能是在表面猎奇,平庸无力。当然,这不是一个专题创作就能解决的,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深入体会和广博的人文情怀,

并逐渐建立起一套个性化表现乡土题材的叙述方式,画出对时代有所承载的作品。平实、浑厚、质朴、勤劳、坚韧……这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特质,其间蕴涵的人文情愫和现实关怀精神是创作的核心。

我的“广东新农村专题”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尽可能准确地表现我之所见、所感、所思,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惯性思维和老套的表达方式,但是,情感和理性是贯穿整个创作的。为了使专题作品更丰富耐看,除油画本行外,我还采用了国画、版画、雕塑、壁画、装置、综合材料等画种,试图以不同语言方式来丰满这个专题,留下一个可资体味和进一步探索专题创作的多视角、多角度的范例。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各画种我都曾有所涉及,以往经历的影视、话剧实践,让我既有宏观的观察方式,也有精微的技术能力,这无疑能帮助我进行综合的构思与创作。在具体表达上,我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农民形象和环境物象,没有这些具体形象和物件的描绘,而只是意象式的情绪和技艺表现,观众是不可能真切感受到乡土气息的,某些细微的描绘和符号选择很能传达原始的味道以及时代特征。作品能够传达出时代气息是我的着力之处,能够折射出生命之光是我的内心之选,尽管我忽远忽近地在接近或偏离当下乡土题材创作的社会价值和生命底蕴,步履艰难,我依然乐此不疲。

(作者系广东画院专职画家)